

当  
代  
中  
国

哲  
学  
丛  
书

# 理念论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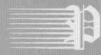
作为情感主义和快乐主义的  
皮尔士哲学

汪 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  
代  
中  
国



哲  
学  
丛  
书

# 理念论之后

作为情感主义和快乐主义的  
皮尔士哲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念论之后:作为情感主义和快乐主义的皮尔士哲学 / 汪胤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8080 - 5

I . 理… II . 汪… III . 皮尔士, C. S. (1839~1914)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 B712.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3628 号

责任编辑 张玲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261,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080 - 5/B · 676

定价 33.00 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http://www.ewen.cc

•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

理念论之后

——作为情感主义和快乐主义的皮尔士哲学

汪 胤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261,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080 - 5/B · 676

定价 33.00 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http://www.ewen.cc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哲学家，对世界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如老子、庄子、荀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都是中国哲学家。中国哲学家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哲学家对世界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哲学家的评价和研究；二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和推广；三是对中国哲学家的贡献和影响。中国哲学家对世界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哲学家的评价和研究；二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和推广；三是对中国哲学家的贡献和影响。

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王国维讲，哲学是“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点。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深思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我们生活的时代，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发展。我们不仅面临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人类的共同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永久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其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上从未像现在这么不定和迷惘。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战乱不断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下一个一千年？回答这样的问题

需要思想，需要智慧，一句话，需要哲学。不错，哲学从未像现在这么衰落，但哲学自我更新的契机也正在这似乎黯淡的现实状况中。“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一般状况、一般条件和前景的困惑和疑问。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时刻，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去思考、探索、研究和总结。这种历史要求证明中国哲学已经具备自我更新的外部条件。然而，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断创新是哲学的动力与生命。“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爱智之学”。哲学追求的不是平庸空洞的抽象构造或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是启人心魄的智慧创造。这也是人们对哲学的最大期待。中国哲学的前途在于有原创性的思想。因此，我们期待，也努力促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开拓新路的著作不断问世。

新的历史条件不仅要求哲学有新的思路，也要求它更加直面生活，直面世界及其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哲学不应该有自己的问题。历史上哲学的重大问题无不来自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当哲学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次时，就更突出了它们的基本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哲学家，尤其是一流哲学家，将眼光放在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上，放在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理论与方法上，放在已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资源的伟大思想上。必须承认，与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这表现在像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专门哲学门类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专著，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论文也不多见。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离国际水准和规模还有不小的距离。逐步建立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不仅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而且，对于将中国哲学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希望能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哲学的

概念、范畴、问题与方法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哲学思想的任何成果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哲学首先是哲学，然后才有传统、立场、学说、倾向和内容等等区别。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是哲学，就应有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区别只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上。因此，沟通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就尤其显得重要。成熟的中国哲学只能在融会贯通了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产生。正如王国维早就指出的：“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与世界哲学积极对话交流中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家同样能研究国际哲学界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哲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在未来的世界哲学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著作具有国际公认的专业性和学术规范性。这也是本丛书给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

我们深信，中华民族将充满着智慧进入下一世纪。生机勃发的当代中国哲学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

谨序。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编委会

## **ABSTRACT**

This book includes four parts: the pragmatistic theory of meaning; phenomenology; metaphysics; contemporary meanings of Peirce's philosophy.

The Peirce's pragmatistic theory of meaning is a critical theory about essence, rather than a knowledge theory about essence. The meaning of object is not the form of knowledge given the determinate cognition, but an effect which is affected by other objects. Meanwhile, this object will affect another objects in the given circumstance. The meaning of object do not consist in its determinate internal meaning, but in its external meaning which is affected and affects in the series of chain of action and effect in the past, at present, or in the future. In the intercommunity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action and progress realize the meaning of object. Therefore the meaning is not a static knowledge structure. It is a dynamic practice as an animated creation which is not based on the knowledge world and cognitive world. The Peirce's pragmatistic theory of meaning is the form of "*belief*" about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The notion with which Peirce established the pragmatistic theory of meaning and phenomenology is consistent. 'On A New list of Categories' in analyzing the meaning and word is corresponding to Firstness or Secondness and Thirdness in analyzing conscious phenomenon. The

pragmaticistic theory of meaning must involve phenomenology and metaphysics. Peirce's metaphysics is not about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ontology and cosmology, it is about the spirit of “Pragmaticism” in analyzing the meaning and phenomenology.

Peirce opposed to the distortion of the pragmaticistic theory in his later years. He redefined the “Pragmaticism” and established “Critical Common-Sensism”,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Love”, which contains in the three parts of “Tychism”、“Synechism”、“Agapism” that constitute Peirce's metaphysics. In fact, from the theory of meaning to metaphysics and phenomenology, Peirce described the deepest notions of human thoughts.

从某种意义上说，皮尔士的哲学思想是“科学哲学”，他试图通过科学方法和逻辑思维来解决哲学问题。然而，他的哲学思想却并不完全局限于科学领域，而是广泛地涉及了哲学、心理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因此，皮尔士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 自序

确立皮尔士主义，重新审视美国早期实用主义。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皮尔士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科学和理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皮尔士哲学的兴趣也逐渐增加。因此，重新审视皮尔士主义，对于推动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特有的世纪之交，它有着非常特殊的社会思想状态。其中较为本质的一个问题是：在科学理性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如何确定自身行为的方向和正确性标准。因为在世纪之交之际，科学及其思想观念的发展带来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人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完全排斥科学理性的作用，认为一切都由人为决定的自身所是，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切属性的本质形式。然而，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人类的思想行为就是一种科学理性化程序的操作，人就是利用这个工具进行实际工作的操作者。人的行为依据并不依赖于自身，而是依赖于科学理性早已确定的标准。如此人自身已经完全没有其应有的作用，而仅仅归咎于一种外在的给予。

诚然，在那个世纪之交，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是十分盛行的，这种观点宣扬的弘扬人性以及拒斥科学对人性的暴虐等观念，对该时代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进步的确有某种积极的作用，它对自近代科学和哲学产生以来所始终固守的笛卡尔主义进行了某种反思，并同时为西方哲学的革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以后所发现的那样，它并没有真正超越笛卡尔主义，反而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它对科学成就的蔑视和对科学文明的放弃，与我们这个时代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反科学主义的现代思潮中，如何面对科学文明，捍卫科学文明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矛盾。皮尔士哲学就是在完全尊重人类自身的伟大成就（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来充

分认识人类自身的思想行为。他所探讨的并不是人的行为是什么,或者排除了科学因素之后的人类行为是什么,以及科学的行为是什么,或者科学是什么,而是人的理解过程是如何展开的,人的理论探究过程是如何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作为人的理解活动的展开而得以存在的,把科学归入其中,而不是将科学凌驾于人之上,从而来控制人。人和科学的关系并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以上两者真正的结合,其目的就在于指出人类的思想行为方式是如何展开的,或者是如何可能的,如此才真正显示人类思想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皮尔士哲学在当代学术思潮中遭受了极其严重的误解,甚至歪曲。  
事实上,这种情况早在皮尔士哲学刚问世之际就已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虽然皮尔士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创者,如詹姆斯、杜威等人都声称他们直接受到皮尔士哲学的影响,并共同享用了实用主义这一名称,但正如皮尔士自己在晚年时所意识到的那样,与他同时代的人根本没有领会他哲学的真正用意,根本没有真正把握其哲学的精髓。用所谓实用主义的一些皮毛,无法真正拓展皮尔士哲学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为此,皮尔士也感到非常忧虑和遗憾。在晚年为宣传其哲学思想所进行的解释和演讲中,他把自己的哲学与庸俗的实用主义相区别,但效果甚微,当时人们无法理解皮尔士哲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对他晦涩的语言也望而生畏。  
因此,要真正理解皮尔士哲学及其意义,正如我们要理解尼采哲学、胡塞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一样,应该把皮尔士哲学置于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境遇中来考查,看看皮尔士哲学是如何解决传统哲学的困境,又如何开创了一条新的哲学道路。正如现代西方哲学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那样,皮尔士站在时代思想的最高峰,就必然体现出与尼采哲学、胡塞尔哲学以及海德格尔哲学所具有的同样意义和价值。对共同问题的讨论必然引发相似的思考和探索。只有把皮尔士哲学放到现代西方文化的转型背景中,并与其他文化思想的重要流派进行充分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真正领会皮尔士研究的思想深度和广度。换言之,我们目前较为熟悉的是由尼采哲学、胡塞尔哲学、海德格

尔哲学以及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等编织的现代西方哲学语境。而实用主义,尤其是皮尔士哲学似乎难以纳入这个语境之中。这也是导致对实用主义以及皮尔士哲学进行孤立研究的重要原因,如此,的确难以发现他们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因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研究皮尔士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各个重要流派的关系,用现代西方哲学各个观念所设置的问题域和解释域,来充分暴露皮尔士哲学的各个侧面以及细节,从而充分展示其思想的重大作用和地位。这也是皮尔士哲学当代性意义之所在。在现今的学术思潮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充分发挥了皮尔士的哲学思想,并把它视为他们哲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就美国早期的实用主义思想而言,无论是皮尔士哲学,还是詹姆斯和杜威哲学,他们所持的反笛卡尔主义的立场是非常明显的。他们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在现实中,人的理解方式和具体行为是如何具备各种可能条件,从而得以具体展开的。哲学首先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先前确定我们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什么(本体论前提),尔后我们才能行动,而是相反,正是在我们现实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中,我们才知道我们理解和行动所具有的形式。因此,在美国早期实用主义思想中,有关本体论的“是”的观念不具有任何形式的先验性。在思想观念中,唯一显现的只能是我们当下所呈现的所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应当是”。所以,与近代西方哲学思想观念相反,不是有关思想的“是”的优先性超越于有关行为的“应当是”,而是相反,我们唯一能涉及的只能是正在进行的具体行为和过程,这种行为和过程不具有任何形式的本体论前提。对此,皮尔士称之为情感主义,一种作为快乐主义的方式。詹姆斯称之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称之为经验的自然主义。

于是,就人类理解方式的可能性条件而言,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哲学真实地描述人类理解方式的展开过程,而不是对该过程的进行理性重建。人类理解过程所具有的一切就是该过程所需要的可行性条件。然而,若进一步探讨这个所需的条件是依赖什么基础,那么这就重新落入

了以上非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的困境之中,而这正是以询问“什么是所依赖的基础”的笛卡尔主义症结之所在。毋庸置疑,美国早期实用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它完全具有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转变的基本精神特征。就这点而言,早期美国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哲学,到詹姆斯和杜威哲学的发展,还是具有某种相对连续的观念形式,以及相近的精神气质。不过,在何种领域以及用何种问题来体现这种哲学转型,并由此展开的哲学视野,这三位哲学家是各不相同的。

就哲学探索和哲学学说的范围而言,皮尔士似乎在构筑大的哲学框架,从他早期的实用主义意义理论、信念理论和实在理论,到晚期的现象学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以及宗教观念。就此而言,皮尔士虽然反对黑格尔主义,但也许他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黑格尔哲学的宏大叙述体系。而就詹姆斯和杜威而言,他们的哲学论题相对更现实一些,或者更具体一些。他们可能更关注人类的心理、意识、经验,以及具体的社会、教育、民主等问题。

所以,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发现,皮尔士哲学具有自身相对严密的哲学术语和哲学概念,而詹姆斯和杜威的哲学体系相对较为分散,同时对皮尔士的哲学概念和哲学术语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沿用以及延续。正因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在哲学概念和哲学体系等方面,各种观点学说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相对连续和完整的形式,所以,这对理解和解释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哲学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同时也的确显示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各种观念学说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充分理解皮尔士哲学和詹姆斯、杜威的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詹姆斯哲学和杜威的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我们真正理解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发展的关键。

行为和工具的结合,事实和价值的结合,理智和情感的结合,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从近代哲学思想中以上关系的二元论看法,到由皮尔士所开创的实用主义有关意义和信念的一元论,美国哲学以此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其后,建立在所谓“经验”之上的一元论,正是

詹姆斯和杜威对皮尔士实用主义一元论思想的某种延续和扩展,只不过他们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论述的领域有所不同。不过,也正是在各具不同的哲学论述中,由于詹姆斯和杜威对某些哲学论题的过度侧重和偏爱,从而忽视甚至误读了皮尔士思想的某种完整性和深刻性,才得以产生了美国早期实用主义思想发展上的某种不一致性。

目前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其一,以罗蒂为代表,否定皮尔士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实用主义真正的起源是从詹姆斯和杜威开始的。如此,这种观点完全割裂了从皮尔士到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其二,虽然承认以上这种连续性,但是非常有限,仅仅局限在皮尔士实用主义准则对詹姆斯和杜威的影响等方面。甚至,表面承认其中的连续性,但真正的研究还是各自孤立的,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进行对比研究。

但是,如果从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发展整体出发,把皮尔士哲学思想、詹姆斯哲学思想以及杜威哲学思想放在早期实用主义前后不同形成相应阶段来理解,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皮尔士哲学和詹姆斯、杜威的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詹姆斯哲学和杜威的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第一,就早期实用主义而言,皮尔士设定了完整的实用主义思想,而詹姆斯忽视了这种思想的完整性,片面强调作为经验一元论和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种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观念仅仅是皮尔士哲学完整思想的其中一个侧面,而忽视实用主义完整性的恶果就是认识论的困境和矛盾。因此,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最终带来严重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由人本主义导致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第二,正是杜威发现了詹姆斯实用主义的严重缺陷,由此,为了解决这种认识论问题,杜威全面引进科学的认识方法,对哲学进行彻底的改造。同样,也正是这种观点,杜威把美国早期的实用主义发展又重新带入皮尔士的思想轨迹之中,这就是尊重和捍卫科学这种人类文明,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人类思想观念都是人类自身演化的结果,没有一种观念是确定的,它们都是社会化和实践化的一种产物,都是某种创造性

行为的产物。

第三,针对上述早期实用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美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用主义称谓就可以概括的,这非常容易导致某种思想的片面性。因此,可以认为,皮尔士主义才是美国早期实用主义思想的真正核心。这个思想核心,作为一种情感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快乐主义、作为一种演化论、作为一种智慧和“爱欲”,只有它才能真正贯穿美国早期的实用主义思想。

因此,如果我们依据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原著,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试图发现皮尔士哲学和詹姆斯、杜威的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詹姆斯哲学和杜威的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那么,我们可以真正找到贯穿早期实用主义之中的皮尔士主义的演化形式。

首先,完整地剖析皮尔士的哲学思想体系,从中发现全新的皮尔士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和尼采哲学思想相对应。这就是作为一种情感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快乐主义、作为一种演化论、作为一种智慧和“爱欲”的思想观念。其次,分析詹姆斯的哲学思想,从中发现它在何种程度上延续和体现皮尔士主义,并在哪个方面背离了皮尔士主义的思想轨迹,如此分析皮尔士哲学和詹姆斯哲学的关系。第三,针对詹姆斯哲学的缺陷,正是杜威哲学恢复了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价值,这点又重新回归到皮尔士哲学的思想观念之上。同时,又把皮尔士的思想具体运用到有关社会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

当我们以这种全新的角度来研究美国早期实用主义中的皮尔士主义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詹姆斯哲学中,还是在杜威哲学中,皮尔士的思想痕迹始终贯穿其中。与以往观点不同,我认为,皮尔士哲学并不是美国实用主义一个尚未成熟的形式,而是早期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完整体系。皮尔士哲学基本上确定了当时哲学论述的所有问题域和逻辑域。相反,詹姆斯哲学和杜威哲学仅仅是皮尔士哲学领域中的某一问题的延伸或者展开。

同时,当我们的眼光关注到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转型

的革命性时期时,我们可以发现,用皮尔士主义反映早期实用主义思想核心,这样做真正突现了早期实用主义的意义,也就是它对黑格尔哲学之前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彻底批判。对先验论和理念论的批判,使哲学朝着情感主义和快乐主义的方向发展,以往的实用主义研究并没有真正突现出这点来。更有价值的是,皮尔士主义对黑格尔之前哲学的全面清算,尔后得到的观念,与尼采哲学对黑格尔之前哲学所做批判,从而得到的快乐主义结论,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此,以皮尔士主义为代表的美国早期实用主义观念更显示出它在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

最终,就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一直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这种基础主义的观念几乎一直统治着西方哲学。然而,在西方哲学史上,每当理念论衰退,必然有一种情感主义和快乐主义兴起(比如柏拉图理念论式微之后,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斯多葛学派的兴起,甚至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大有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强烈愿望,比如尼采哲学),而这恰恰印证了进步的信念、生命的创造、乐观的情绪,而不是确定的理念和必然的宿命,才是人类在自由创造活动中最现实的东西。因此,皮尔士主义和尼采主义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主要论述皮尔士哲学的理论思想体系,它包括实用主义的早期理论、现象学、形而上学、皮尔士思想的当代性。有关研究的内容,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在国内第一次如此全面的研究皮尔士的哲学体系,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用主义的早期意义理论上,对其后期的现象学和形而上学很少研究,或者并不十分系统,更不要谈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受到所谓主流实用主义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皮尔士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理论、逻辑学和符号学等方面,对与欧洲大陆哲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不十分重视(美国目前皮尔士研究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我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和突出在欧洲大陆哲学话语体系下的皮尔士哲学思想的意义,着重分析在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转化过程中,皮尔士哲学是如何解决思想矛盾,开辟新的哲学道路的(正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思

想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因此,我把皮尔士哲学视为一种独立解决西方哲学困境的整体性哲学,而不是作为由很多分散部分拼凑起来的哲学。皮尔士哲学中的各个部分事实上都贯穿着一种他称之为实用化主义的精神,它与尼采主义、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皮尔士实用主义所涉及的意义理论和探究理论,以及其后的现象学和形而上学恰恰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前理解世界的大门。跨过科学理性的确定形式,或者说透过科学活动行为的表面,而真正进入一个真实的前理解方式的生存世界,这就是皮尔士哲学的核心观念。

意义的生成就是生命的创造,它是可错的,它本身是“无辜”的,因为它并不需要为未达到某个绝对的形式而自责。意义的本质正在于它能生成意义,也就是它的本质是作为一种价值本质,而不是作为一种知识本质。从这个意义而言,皮尔士实用主义意义理论是一种有关本质的批判理论,而不是一种有关本质的知识理论。一个对象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确定认识过程所赋予的知识形式,而是该对象在它所处的生存环境中,其他对象对它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它能对其他对象所起的影响。一个对象的意义并不是指内在于它的确定意义,而是指它被影响以及它能影响的外在意义。正如尼采认为的那样,观念对象的意义并不是它的内在的确定性意义,而是看它在具体行为中所起到影响的外在意义。在这个世界中,一系列的行为链和效果链,对它施加了影响,同时它也对未来的 behavior chain 和 effect chain 施加了某种影响。该对象正是在这种连接过去、现在、将来的整体互动之中以及相互交往之中来实现某种所谓“意义”。因此,意义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知识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存实践。考察意义并不能基于一个知识的世界和认识的世界,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意志创造。皮尔士实用主义观念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权力意志”以及有关意义的“价值重估”。生命意志正在用具体的行为,来实现对意义的创造以及对意义的重估和批判。

皮尔士从建立实用主义意义理论到确立现象学,其中的基本观念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对意义的分析以及对词的分析所依据的“新范畴

表”，必然也是对意识现象进行分析的第一性范畴、第二性范畴、第三性范畴。对现象学的研究必然引申出对人类观念活动的描述，这就是从现象学研究到“形而上学”研究的必然发展。皮尔士晚期的形而上学研究显然不是关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的传统观念，这明显与其一贯的观念立场不一致，而是真正作为彻底贯彻其意义分析和现象学分析所具有的“尼采主义”精神。这种被尼采称之为“主人意识”的“超人”感知性方式，是皮尔士形而上学真正相近的方面，也是尼采本人真正想确立形而上学的地方。正是这方面的内容，最为被世人所误解和歪曲，也最难被世人理解。皮尔士晚年驳斥有些人盗用实用主义观念，歪曲实用主义理论，以至于他重新确定“实用化主义”概念，彻底树立批判常识主义理论。这方面皮尔士与尼采一样，他们在各自批判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观念中，得出了令人惊奇的相似结论。这集中反映在皮尔士晚期重要的文章《演化的爱》之中。尼采在分析内疚和怨恨概念之后所得出的“爱”的理论，与皮尔士“演化的爱”的概念非常相近。

从某种意义而言，皮尔士较之尼采更系统地提出了有关“爱”的理论。这就体现在有关“偶成论”、“连续论”、“神爱论”三部分所构成的形而上学理论中。事实上，这三部分与“新范畴表”以及现象学三大范畴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皮尔士认为自己与尼采一样，已经描述出了人类思想观念最深层次的东西。

对皮尔士哲学的研究，目前还尚未真正的全面展开，皮尔士哲学内容的研究和介绍并不十分充分，其著作的翻译还刚刚开始，这与皮尔士哲学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本书对我国目前的皮尔士研究具有较大的意义。同时，在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研究相对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情况下，对皮尔士哲学的全面研究也许是目前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此书的出版对这种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价值。

汪胤

2008年6月25日